

扑闪着耀眼的火苗

■唐德亮

初见王俊康,就被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所吸引。

那是1986年12月,韶关的一次儿童文学会议上,我首次见到王俊康。他代表省作协讲话,高大魁梧的身躯,翩翩的风度,特别是富有磁性的讲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又多次在文学活动中与他相遇,总见他神采奕奕,精力充沛,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记得21世纪初某年,清新县(现为清新区)搞文学夏令营,王俊康即兴朗诵了一首献诗,那饱满的激情,富有磁性的声音,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2006年6月8日,《中国少年报》清远工作站挂牌仪式在清远新北江小学实验学校举行,从广州赶来的王俊康讲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话。挂牌仪式结束后,工作站举办了“小记者采访老记者”的活动,王俊康是“老记者”,一群“小记者”(小学生)问他一些问题,他答得精妙,生动,有趣,紧紧吸引着孩子们。如此好的口才,加上他渊博的学识,充满青春朝气,充满童心的语言,焉能不受小朋友们的欢迎?就是我这样的“大朋友”也十二分地喜欢。听他讲话,不仅有益,而且有趣,是一种享受。

2018年初,韶关童话作家饶远的“童话书屋”在始兴落成暨童话展览馆开幕,我与夫人、女儿、女婿及外孙女等前往参加祝贺。开幕式上,王俊康以一串数字做标题的发言《30303002020120—饶远创作人生密码探秘》,别开生面,紧紧吸引了众人。我夫人说:“那个王书记真会讲,用数字讲饶远老师的创作成就,讲得那么生动,有趣。”我女儿也说:“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是听了王书记的讲话,真开了眼界。”可不是,王书记如今已是广州市乃至广东省的“名嘴”,从1990年至2005年退休前,他进校园、社会作讲座达160多场,退休后,每年仍有一大批学校和社会机构请他去讲课,不仅在广州市讲,还到全省各地讲,光清远及下边的县、市区,他就讲了好几场。退休至今近二十年,他作讲座已超100多场。那场景之热烈与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听一位老师说:“王书记讲课不仅生



江山如画 ■陈健

一锅用爱熬煮的猪蹄

■何志坚

已是深秋了,下了一夜的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冽的凉意。父亲一大早就上来了。他告诉我今天特意买了我曾最爱吃的猪蹄。看见父亲的头发上还挂着水珠,前额那所剩无几的几缕白发湿漉漉的,裤腿似乎也湿了,随意卷起,一长一短,鞋子上也沾满了泥巴,料想父亲肯定一大早就起来冒雨去市场买菜了。“爸爸,那么大的雨,您不要起来那么早去买菜呀,您本来就有肺病,这万一着了凉加重了可咋办啊?这秋雨寒气很重啊!”我不禁心疼地说:“没事,孩子不用过于担心,爸爸这把老骨头还撑得住的,唉,倒是你,这段时间遭罪了,不停大咳,现在又扭伤筋络了,若不好好调理,落下后遗症就麻烦了。”父亲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脸上全是忧心的神情。“隔壁张姨说炖猪蹄对扭伤筋络的恢复有好处,再者这是食物也没啥副作用,即便没效果,也可以增加些营养呢。买猪蹄要才得早才能找到好的,要那种小猪蹄才没那么油腻,比较适合你的肠胃,而且也比較香。”

父亲说完赶忙去厨房里忙活了。只见父亲把猪蹄拿出来洗干净,然后放在炉上烤。父亲说只有这样,猪蹄上的毛和脏物才能刮干净。等猪蹄子烤到发出一阵特有的骚味时,父亲再用刀子刮去猪蹄表面的毛和污垢,直到猪蹄表面干净光滑。

为了去除猪蹄的腥味,父亲在锅中放入清水和料酒,将猪蹄放入煮沸

动,还富有正能量,寓教于乐,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爱听。”王俊康的讲座不光讲文学写作,也讲革命传统,讲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讲雷锋精神。他善于抽象的概念和思想用生动的比喻和例子形象化,将道理融入故事,用通俗易懂与生动的形式表达出来。

王俊康退休前是省作协党组副书记,为全省各地作家能评上职称,为保住省作协这一正厅级独立机构,为省作协新办公大楼与宿舍楼的建设,他与当时的省作协领导班子成员东奔西跑,做了大量的工作,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这种辛苦一般人是不知道的。真是居功至伟啊!省作协的同志爱称他为“康叔”,我想,这应该是尊称,也说明他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亲民。

2002年7月下旬,省作代会的预备会上,王俊康代表作协出来讲话,内容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站在讲台边,没拿讲稿,但思维敏捷,讲得条理清晰,生动活泼。

大约2007年秋,中国作协年逾七十的少数民族著名老作家特赛因巴雅尔到广州,向王俊康了解广东有哪些创作比较突出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王书记立即介绍说:“清远市有个瑶族诗人唐德亮,发表了不少作品。”还驱车带特老风尘仆仆到清远找我,见了面,特老看了我出版的几本小书,了解了我的创作情况后,返回北京不久,就将我列入他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丛书,定名为《唐德亮研究专集》,由作家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2018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参加完省作协的高级职称评审会,就匆匆赶火车去江西参加高安诗会。在朦胧的夜色中,我在省作协附近的街边路边东张西望,寻找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站牌。正在焦虑间,碰上了王俊康。他询问几句后便说:“这样,我带你去。”我连忙说:“不用了王书记,你告诉我方向,哪路车,怎样走就行了。”他坚持要带我去,直至到了站牌,看着我上了公共汽车,他才步行回家。

康叔早几年因心血管堵塞做过

大手术,手术时间长达十个小时。他跟我说,那是让医生“打开胸膛肚皮,锯断肋骨,将心掏出来,打通血管,装上支架。手术后又在ICU躺了七天七夜,四肢绑在床上嘴里塞了条大气管”。这样大的手术,那样的情景,听来真有点让人发怵。

“将心掏出来”这话让我心中一震:这话一方面是指医生开刀,将他的心脏掏出来做手术,但我却联想到,这何尝不是康叔高尚思想品格的写照呢?他为人热情如火,真诚坦荡,乐于助人,甘于奉献,他向党,向人民,向广大少年儿童与全省作家,都是甘愿将心掏出来的人。他的这颗跳动的心,永远是那么赤热、火红、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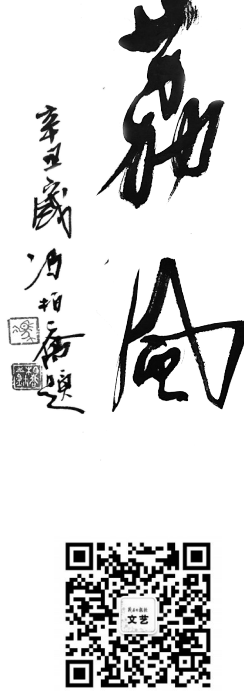
王俊康曾写过这样歌颂雷锋的诗句:“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可爱可亲;/他的精神风范,依然那么激动人心。/他眷恋亲爱的祖国,/他牵挂每一位红领巾。”这首诗用在康叔身上也恰如其分。

出院回家没多久,康叔又闲不住,作诗歌,写文章,应邀到学校与社会机构讲课,忙得不亦乐乎,全忘了自己刚刚做过大手术不久。他说,他对生死看得很淡,人生短暂,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最紧要的。被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王俊康可谓实至名归。

退休的二十七八年,他还发表了那么多诗文,主编与自己创作出版了那么多的书,获了那么多的奖,作了那么多的讲座。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退而不休,成果迭出,煌煌可观。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著名老诗人、老作家,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王俊康曾写诗赞美“春天的使者”与辛勤的园丁:“春天使者的胸前——扑闪扑闪着耀眼的火苗,/春天使者的脸上,/美得像鲜美的春桃。”我感觉王俊康也是一个“春天的使者”,我见过他在校园演讲时戴红领巾的照片,他胸前的红领巾像他的“理想,灿烂得像火红的云霞”,他“美如泉涌,爱河滔滔”“像春蚕那样无私,把生命的青丝贡献”。

啊,他自己不就是胸前扑闪着耀眼的火苗的“春天的使者”么?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邵应邨赋

■李创国

文峰毓秀,那笈钟灵;邵家生虎子,南粤降将星。名曰应邨,字为煥廷。六岁跪夫子,启蒙于义学;垂髫拜关圣,习武于祠堂。旋通儒教,偏重武行。六韬三略,既通孙吴诸葛;诸般武艺,皆精剑戟刀枪。

求高人指迷途,切磋于名士;觅古贤之战策,寻稀世之典藏。举重若轻,双擎武石;凝神屏息,瞪视日光。幕后羿之神箭,雀无全目;学由基之精射,百步穿杨。射钱眼以叠矢,驰轻骑而撒缰;身藏镫而避蹶,足挂鞍而尘扬。年少而志存高远,心系家国;建功绝域,效命疆场。但愿驱骏马挽雕弓,西北望射天狼。

乾隆廿一年春闹,初战告捷;福星高照,武举中式。武艺超群,舞青龙刀如狂风;膂力惊人,开铁胎弓如满月。鹰扬宴上,意气风发。仍未敢偷闲,尤须勤力。闻羌鸡而起舞,身影蹁跹;望启明而蹈露,剑光寒冽。又经四年苦修,千日淬砺;喜见兵法精熟,剑锋凛雪。乾隆廿五年秋闹,一鸣奋蹄争先;进士高中,二试捷报蝉联。临轩而唱名,谢恩而朝天。簪花而拜黄甲,戴冠而叙同年。拜恩师之盛典,会武宴之骈阗。题令名于碑石,录同年于瑶编。

赐爵从三品,侍卫乾清门。金兽炉香连太极,琉璃黄瓦耀紫宸。

乾隆卅一年夏,缅甸蛮夷寇边。烽火蔓延南诏,兵锋直指云南。战守无方,皇师败绩;流离失所,黎庶颠连。杀戮人民,恶行难书罄竹;奸淫妇女,深仇不共戴天。总督刘公,乃平庸之辈;御敌防侵,无韩范之伟略;谈兵画纸,有赵括之真传。屢战屢败,羞见江东父老;瞻前顾后,苟活亦堕深渊。乃伏剑自刎,永息仔肩。总兵、参将、游击俱无良策,唯将免战牌高挂,一任人民之倒悬。告急羽书,日行八百;上下皆震恐,文武如寒蝉。东首涕泪,面面相觑;西首武臣,低头若眠。有孰分忧,消其战火;凭谁智勇,靖彼狼烟?

北固山感恩

■邵宏

出差到南京,正好有一个周末是可以休息的,我就抽空前往念兹在兹的镇江。镇江有什么值得我如此神往呢?因为那里有一座山,叫做北固山。在这个山上,宋代著名词人辛弃疾写了两阕词,分别是《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两阕词可谓道尽那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怆,豪壮悲凉却又义愤情深。我对作者怀着深重的忧虑和一脸悲愤写的这两阕词推崇备至!

镇江古称京口,是因为东汉末年孙称称霸江东,在北固山前峰筑铁瓮城,号称“京”,通称京口。镇江前临大江,后枕峻山,地势非常险要,是南京东线重要的战略屏障。所以,建都南京的六朝(东吴、东晋、南宋、齐、梁、陈)都把镇江当成一线军事重镇。在南宋时期,镇江更是整个抗金前线最重要的一段,而这个北固山则是镇江防线的突出部。当年,镇江可谓是战火频仍。韩世忠截击金兵,其妻梁红玉在镇江江面上击鼓挥旗指挥,那激越的鼓声激励着南宋将士奋勇杀敌,取得了黄天荡大捷,也留下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佳话。

我们首先是乘船从长江上观赏北固山,只见险峻的北固山雄踞大江南岸,三面峭壁如刀削斧劈般直插江水,悬崖之上则见楼阁飞檐凌空照水,气象之雄伟、山势之险固,非语言所能形容!而我们弃船登岸沿着东吴古道游览这座千古名山时,则几乎是一个一个三国遗迹,亭台楼阁,甚至山石涧道,无一不与三国有关,所以有“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之说。

北固山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称,这个称谓首先是出于三国刘备之口。刘备来东吴招亲是一着险棋,虽有赵云护驾身边,更有孔明秘授锦囊妙计,心里也不免忐忑,但于酒酣胸胆张之际,闲赏江景,见北固山气势雄伟,屹然耸立,大江东

去,浩浩汤汤,这位帝室之胄不禁脱口赞叹:“北固山真乃天下第一江山!”

名山之上,往往少不了画梁飞檐的楼阁,这北固山也不例外。北固山后峰高处就有一座北固楼,又叫“多景楼”,还有“相婿楼”“梳妝楼”之称。据说当年吴国太就是在此楼相中了刘备,后来孙权的妹妹孙尚香也是在此梳妆出嫁。刘备招亲,本是周旋定下的美人计以从刘备集团手中夺取荆州,却因孔明的善谋、赵云的忠勇而使孙刘联姻弄假成真,孙权、周瑜落得了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笑话。

北固楼也是辛弃疾写下千古名篇之处。伫立于北固亭俯瞰大江,江面宽阔而没有明显的水流迹象,但这正是“水深流静”的内敛,不是一般喧哗的浅溪所能比拟的。

在北固楼上倚栏远眺,对岸扬州的楼房、树木历历在目,想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的词句,脑海中浮现的是当年的金戈铁马,但那“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背后更让人毛骨悚然。南宋自认为是北宋政权在南方的继续,那么靖康之耻也就是南宋的耻辱,报仇雪恨,抗金北伐收复失地也就是南宋的责任。但是南宋统治集团心里想的是小集团乃至个人利益。所以,岳飞的悲剧、辛弃疾坐冷板凳也就必然了!

对于岳、辛等人,南宋小朝廷只不过是利用他们罢了,利用他们守住长江防线,保住一个生存、享乐的空間。

在南宋灭亡500多年之后,明朝也步入了与宋代相似的历史轨迹,于谦以另一种形式重复了一遍岳飞的悲剧,这个已是后话了。

往事随风,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踏着夕阳,我满怀惆怅地离开了这凝聚着历史沉梦的北固山。

路边的小叶榄仁树

■张群红

好像从没有如此喜欢一种树,以至觉得不为它们写点文字都对不起这份情意。

几年前,我刚从乡镇调到城区某小学任教。人到中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似乎与年龄成了反比,每天就像一棵被移植的老树蔫蔫的,能否扎根似乎都是一个问题。但令我费解的是,在上班的路上,每当我经过那段浓密的林荫大道时,心情都会神奇地变好,真有点不可思议!我想应该是路旁的那两排大树抚慰了我吧。这是一种身形漫长的树,枝丫分明,郁郁葱葱,恰到好处地在黄金点以上长出纤柔的“玉臂”,温情地向路人含笑招手。小小的倒卵形叶子,似铁扇公主嘴里的芭蕉扇,在半空中重重叠叠,撑出一层一层的绿。那是怎样的绿啊,由早春的嫩绿到夏天的浓绿,再到秋冬的墨绿苍绿,绿得使人挪不开眼,这时天空是绿的,阳光是绿的,浮尘也是绿的了,绿得心被融化了,也净化了。

因为喜欢,我从朋友处得知了这种树叫做小叶榄仁树。记忆中,小叶榄仁树是一直披着绿装的,像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个小城。当我惊觉它的叶子也有零落成泥的一刻,已是冬春交替之时。朔风一吹,一片片金黄的小叶子就飘呀飘呀,飘成无数轻盈自在的蝴蝶。当一辆辆车疾驰而过,强大的气流旋动沉睡的落叶,霎时,它们化身无数个调皮的小精灵,争先恐后地跟车子后面,一路“沙啦啦”地欢歌,似有无数快乐要和这个世界分享。直到车子已跑出好远好远,无力再赶上,才极不情愿地低伏喘息,等下一轮辆车来,机灵的就又抖擞精神,投入新一轮的欢唱追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车轮子无情碾轧过去,一次,两次……最终变成了一堆碎叶片,零落成泥回归自然了。大概一两星期,一棵树的叶子光了,一排树的叶子光了,偶见几片有不坠青云之志的黄叶,象征性地高挂着,等风轻轻轻一吹就飘离枝头,投入了大地母亲的怀

抱。天地终于岑寂下来,向上的“手臂”继续向上,向下的保持静默。

当我带着残冬的孤寂到处寻找早春的痕迹,竟意外发现几天前小叶榄仁树还光秃秃的枝条上不知何时已冒出了一尖尖嫩黄的叶芽,又过了几天便舒展开嫩绿,而后是一把把小芭蕉扇了。当惊觉满树嫩绿在风中摇曳时,我恍惚不已:这才多久的事?十天,半个月,还是一个月?生命在倏忽间消逝,转眼却又蓬蓬勃勃。小叶榄仁树似乎用生命告诉我:生命之死是闲淡的,唯生更要敬畏,余生之路多坎途,唯坚持方可渡。

犹记去年冬冬,我们家似乎遭遇了寒流。首先是即将毕业的女儿面临学业的考验,大家焦头烂额,却还要压着情绪努力去寻求最优解。这事还没捋好,先生又在过年前几天出事了一——去朋友家吃饭回来的路上车辆侧翻,头破血流!只有连夜急诊住院,一住就是八天。那年我俩在医院过年,孩子和爷爷奶奶在乡下老家过年。一家人分两处过,这样的年自然不好受。那时的心像压了一堵墙,沉重得无法喘气。人生最大的痛,大概就是亲不能伺,幼不能哺吧。那时寒风萧索,天空空寂辽阔,浓密地低垂着,小叶榄仁树早已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根根向上,似在向天空发出郁闷的呐喊,像极了每天在家和医院奔走压抑满怀的我。

生活似乎关上了一扇门,何时我们才能找到另一扇窗?就在我意志低沉之时,我看到了那在寒风冷雨里摇曳的嫩绿,是的,那一树的绿已回归,细细密密地点亮那灰扑扑的点,点亮我暗心如铅的心。我的心又开始欢欣、歌唱,我的眼里又开始有了亮光。是的,它们是春的使者,是希望的代名词,它们告诉我:再坚持一下,希望就在下一个拐角。

又是一年冬将至,榄仁黄叶又纷纷。我为叶的凋零感怀,也为下一轮新叶的长成憧憬……